

东安话“讲”的多功能用法及语法化路径

唐蜜

湖南师范大学国际汉语文化学院, 湖南 长沙

收稿日期: 2026年1月18日; 录用日期: 2026年3月6日; 发布日期: 2026年3月25日

摘要

东安话中的“讲”作为最主要的言说动词, 具有引语标记、标句词/准标句词、状语从句标记和重申标记等多功能用法。本文基于语法化理论对“讲”的语法化过程进行探讨, 总结出“言说动词→引语标记→准标句词/标句词、言说动词→引语标记→状语从句标记、言说动词→重申标记”的语法化路径。本文还对“讲”可能存在的用法进行了一定的分析探讨。

关键词

东安话, 言说动词, “讲”, 语法化

The Multifunctionality of [kan⁵³] “讲” and Its Grammaticalization in Dong’an Dialect

Mi Tang

International College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Hunan

Received: January 18, 2026; accepted: March 6, 2026; published: March 25, 2026

Abstract

[kan⁵³] “讲” has evolved the use of quotation marker, complementizer/quasi complementizer, adverbial clause marker and reiteration marker in Dong’an dialect. We made a throughout study about the grammaticalization paths of [kan⁵³] “讲” and concluded that the grammaticalization paths of [kan⁵³] “讲” are “speech verb → quotation marker → complementizer/quasi complementizer; speech verb → quotation marker → adverbial clause marker, speech verb → reiteration marker”. This paper also provides some analysis of the possible usages of [kan⁵³] “讲”.

Keywords

Dong’an Dialect, Speech Verb, [kan⁵³] “讲”, Grammaticalization



1. 引言

汉语方言言说动词的语法化问题得到了学界的一定关注(方梅 2006 [1]; 黄燕旋 2016 [2], pp. 686-694+767; 蒋协众、蒋遐 2023 [3], pp. 51-56, 等), 但针对西南官话言说动词的研究还较少。本文以东安话言说动词“讲”为主要研究对象, 对“讲”的多功能用法进行系统分析, 归纳总结其语法化路径。

东安县隶属湖南省永州市, 位于湘桂交界处, 境内通行土话和官话, 官话属西南官话桂柳片湘南小片。本文所讨论的东安话指当地官话, 为笔者母语。文内语料主要为自省所得。

2. 东安话“讲”的语法功能

“讲”在东安话中使用频率极高, 逐渐从言说动词语法化成一个多功能语法形式, 其用法分为以下5大类。

(一) 言说动词“讲₁”

1. 言说义“讲_{1A}”

东安话的“讲₁”除了本义“说”外, 还衍生出了“介绍”“解释”“说媒”“批评”“讲究”“提及”“商议”“认为”“以为”“打算”等意义。例如:

- (1) 医院里面不要讲话。(说)
- (2) 你把他讲到哪崽去咖了阿?(介绍)
- (3) 你给你弟弟讲下这个题目唠。(解释)
- (4) 我给你讲个婆娘。(说媒)
- (5) 我就讲咖他两句, 他就不高兴了。(批评)
- (6) 现在做什么不讲本事?(讲究)
- (7) 昨朝我们开会就讲咖这个事。(提及)
- (8) 你买菜没和他讲下价阿?(商议)
- (9) 我讲还是走这条路近些。你觉得嘞?(认为)
- (10) 我还讲你已经困咖了嘞。(以为)
- (11) 我还讲走舜皇山去耍下嘞。(打算)

2. 引述义“讲_{1B}”

东安话中, “讲₁”还有引述义, 用于引述某人的言说内容, 引述方式分为直接引述和间接引述。

- (12) 他讲: “我不去。”(直接引述)
- (13) 他讲他不去。(间接引述)

(二) 引语标记“讲₂”

引语标记“讲₂”粘连一个小句宾语, 标明该小句宾语的内容引自某人话语。周娟(2018) [4] (pp. 109-119)指出, 新化方言“讲”做引语标记, 常用于“言说主体 + V_{言说/言语行为} + (O) + 讲 + X(内容宾语)”结构。东安话“讲₂”也适用于该结构, 且前项表示言说义的言说动词“V_{言说/言语行为}”不能为“讲₁”。“讲₂”后的引述部分可以分为直接引语和间接引语, 删掉“讲₂”并不影响句子的完整性和句意的表达:

- (14) 他就问(讲): “我老母亲哪起搞_{怎么办}?” (直接引语)
 (15) 他就问(讲)他老母亲哪起搞。(间接引语)
 (16) 弟弟告诉我(讲): “这次数学我考得蛮好。” (直接引语)
 (17) 弟弟告诉我(讲)这次数学他考得蛮好。(间接引语)

由此可见, 句子的言说义已经不由“讲₂”承担, 而是由前项言说动词“V_{言说/言语行为}”承担。“讲₂”的言说义已经被虚化, 仅起到标示引语的作用。

(三) 标句词/准标句词“讲₃”

标句词的定义学界还存在一定争议。刘丹青(2004) [5]认为, 现代语法理论把宾语小句归入动词的补足语, 引导补足语小句、且小句为谓语动词的必有论元的关系代词或其他虚词可称为“补足语从句标记”, 或简译为“标句词”。方梅(2006) [1]指出, 补足语从句必须有专用的标记, 通常称为补足语从句标记, 且同位语从句标记也应视为标句词。此时同位语并非谓语动词的必有论元。林华勇、马喆(2007) [6] (pp. 151-159+192)对标句词的定义更为简略: 标句词指引导一个小句的关系词。蒋协众、蒋遐(2023) [3] (pp. 51-56)认为, 准标句词多是指具有标句词的某些特征, 但还处于向真正标句词的演变过程之中的句法标记。

我们更倾向于用具体的标准来判定是否为标句词或准标句词。

方梅(2006) [1]提出标句词有以下四个特征:

- ① 表示句子之间的句法关系, 不表示行为。
- ② 完全失去了动词的句法属性, 不能像谓语动词那样被副词修饰, 也不能附加实体成分。
- ③ 附着在小句句首。
- ④ 所在的小句句法上不自足, 不能独立进入篇章。

她指出, 如果四项基本特征全都满足, 可以认定为标句词。若只满足前两项特征, 则认定为准标句词。

Chappell (2008) [7] (pp. 45-98)总结了与标句词共现的动词类型的蕴含序列: 叙实动词 \supset 情态动词 \supset 情感动词/静态动词 \supset 认知动词/感官动词 \supset 言说动词。他认为, 如果前项动词是言说动词或认知动词/感官动词, 则后项动词可视为准标句词; 如果前项动词是情感动词/静态动词、情态动词或叙实动词等其他动词, 则后项动词可视为标句词。

东安话“讲₃”可以用作宾语从句标记、同位语从句标记, 其句法功能是非强制性的, 在句中轻读, 省去“讲₃”并不影响句子的完整性与句意的表达。

1. 宾语从句标记“讲_{3A}”

宾语从句标记“讲_{3A}”所引导的小句在句法上充当句子的宾语。我们参照前文提到的 Chappell (2008) [7] (pp. 45-98)所提出的蕴含序列来举例。上文将“言说动词 + 讲”中的“讲”视为引语标记“讲₂”进行了讨论, 故这里只讨论其他几种动词与“讲”搭配使用的情况。

第一种: 认知动词/感官动词 + 讲_{3A}。例如:

- (18) 我还是觉得讲自己的东西放心些。
 (19) 我□[men³³]起_{以为}讲你是天王老子!
 (20) 看到讲你拿咖那五十块钱, 还讲鬼话_{撒谎}唠!

第二种: 情感动词/静态动词 + 讲_{3A}。例如:

- (21) 你这起搞还不等于讲是零。

第三种：情态动词 + 讲_{3A}。例如：

(22) 这还不只有可能讲是他搞得鬼嘞！

第四种：叙实动词 + 讲_{3A}。例如：

(23) 长这大了，终于晓得讲给妈妈捶下背了。

(24) 我记得讲他从来没讲这种话。

以上例句中，“讲_{3A}”作为言说动词的句法语义属性已经被弱化或者完全失去，在句中起到标识小句间句法关系的作用，不能被副词修饰，也不能附加时体成分。按照方梅(2006) [1]的判断标准，“讲_{3A}”只能够算是准标句词。但根据 Chappell (2008) [7] (pp. 45-98)的判断标准，例(21)~(24)中的“讲_{3A}”应该是标句词。

2. 同位语从句标记“讲_{3B}”

“讲_{3B}”常用于名词之后，引导同位语小句。该小句是对先行词的语义内涵的解释，与先行词在语义上具有“同一”关系。例如：

(25) 好不容易有个机会讲到市里面比赛，他又脚痛了不去了。

(26) 你老早就要有算计讲要用好多钱啊！

(四) 状语从句标记“讲₄”

东安话的“讲₄”可以用于表示多种逻辑关系的状语从句中，附着在复句中的关联词之后，引导复句中意义相对次要的从句，使句子短暂停顿，语气变得舒缓，语句更连贯。分句之间的逻辑关系还是由关联词表达，“讲₄”不具有实义。例如：

(27) 如果讲这件事不是他做的，那他就证明给我们看啊！（假设）

(28) 虽然讲我跟他吵咖架，但是还是想他过得好点。（转折）

(29) 即使讲你不想做，你也要把它做好——哪个喊你是队长嘞。（让步）

以上例句中，“讲₄”不能单独使用，且“讲₄”的使用是非强制性的，它的隐现并不影响句子的完整性和句意的表达，这说明“讲₄”的语法化程度还不高。

东安话中，“讲₄”也存在不粘连关联词引导状语从句的情况，但必须粘连“也是”：

(30) 也是讲落雨了，不然我就到你外婆屋里去了。

另外，在有一定语境且省略了原因小句的句子中，“讲₄”可以跟“所以”连用出现在意义更为重要的结果小句中，并且一般带有指责、训斥的意义。例如：

(31) A: 我听你劝就好咖了，昨天去打牌又输了两三千(块钱)。

B: 所以讲我老早喊你不要学打牌，你当我在放屁。

(32) A: 今天落大雨，你莫出去了。

B: (没有听劝，外出回来后): 外面雨还蛮大嘞，身上全部淋湿了。

A: 所以讲你就不要出去啊！

(五) 重申标记“讲₅”

重申标记“讲₅”通常介引说话人自己或其他人表达过的意见，或者是引介既成事实，带有批评、责备的语气，具有较强的主观性：言者主观上认为听者应该是听到、理解或相信引述内容的，但实际上听

者并不一定听到、理解或相信引述内容言者。“讲₅”的言说义还没有完全虚化，在句中要重读且不能删去，否则句子就会变得不合法。例如：

- (33) 讲他不是个好人你又不信 我说过他不是个好人，你又不相信。
 (34) 讲我考咖六百分你又不相信 我说了我考了六百分，你又不相信。
 (35) A: 讲他不是个好人你又不信 我说过他不是个好人，你又不相信。
 B: 你什么时候讲咖我哪晓不得 你什么时候说过我不知道。

蒋协众、蒋遐(2023) [3] (pp. 51-56)认为，邵阳话话语标记“讲”除了用作话语重申标记外，还可以用作提醒注意式话语标记。但东安话中，提醒注意式话语标记的功能多用“喊”来承担，且语法化并不成熟，用法相对固定。例如：

- (36) 喊你莫哭了嘞 你别哭了！

此外，“喊”也可以用作话语重申标记来重申建议或命令，这也说明东安话中言说动词语法化成话语重申标记并非“讲₅”个例，只是“喊”重申的内容多为命令。例如：

- (37) 喊咖你多穿点衣裳 我说过要你多穿点衣服，现在又咳嗽了你怪哪个？

由于“喊”可以作为话语重申标记和提醒注意式话语标记，所以例(36)是一个歧义句，还可以表示“早说过你别哭了！”的意思。

3. 东安话“讲”的语法化过程

上文东安话“讲”的非言说义用法都是在言说义的基础上直接或间接语法化而来的。学界对于汉语(包括共同语与方言)言说动词语法化的问题有一定的研究，言说动词语法化路径既存在共性，又存在细微的差异。下面我们结合学界的研究成果和东安话“讲”多功能用法之间的内在联系来分析其语法化路径。

(一) 言说动词 > 引语标记

周娟(2018) [4] (pp. 109-119)指出，在各语言及各方言中，从言说动词向引语标记的演变是一种非常普遍的现象。一般认为，引语标记来源于结构“言说主体 + V₁/与言语有关 + (+O) + V₂/言说动词 + X 内容宾语小句”中 V₂ 言说义不断弱化(刘丹青 2004 [5]; 方梅 2006 [1])。其原因在于 V₁ 和 V₂ 的语义重合，句子中的言说义便不需要 V₂ 来承担，V₂ 最终虚化成可省略的引语标记。例如：

- (38) 他专门骂我讲我是头猪。(V₁“骂”言说义较弱，V₂“讲”言说义较强)
 (39) 他告诉我讲今天要上课。(V₂“讲”言说义弱化)
 (40) 他就问我(讲)哪还不去。(V₁“问”言说义较强，V₂“讲”完全虚化为可省略的引语标记)

(二) 言说动词 > 引语标记 > 准标句词/标句词

蒋协众、蒋遐(2023) [3] (pp. 51-56)认为，邵阳话中的标句词“讲”是在由其他言说动词与“讲”构成的连动结构中发生语法化的，其中连动结构的前项经历了一个 Chappell (2008) [7] (pp. 45-98)所说的由“言说动词 > 认知动词/感官动词 > 情感动词/静态动词 > 情态动词 > 叙实动词”的扩展。东安话中“讲₃”的前项动词也遵循该扩展路径，我们在前文已讨论，此处不做赘述。结构“言说主体 + V₁/与言语有关 + (+O) + V₂/言说动词 + X 内容宾语小句”中的前项动词在类推机制的作用下会扩展到认知动词等其他动词，随着类推的不断深化和“讲”言说义的虚化，最终“讲₃”被分析为表示语法关系的小句关联标记，成为准标句词或标句词。之所以前项动词能够类推到认知动词等其他动词，是因为这些动词和言说动词或表示言说义的动词一样，都可以引介小句宾语且主语一般为人称代词或指人名词。

(三) 言说动词 > 引语标记 > 状语从句标记

黄燕旋(2016) [2] (pp. 686-694+767)认为, 揭阳方言言说动词“咁”作为从句标记的用法是由引语标记用法发展而来, 且一开始用于假设、条件分句中。究其原因, 在于假设、条件具有弱真实性, 属于非现实范畴, 与间接引语信息来源的间接性相吻合。

东安话状语从句标记“讲₄”也是由引语标记发展而来, 我们还可以感受到引语标记性质的存在, 如例(27)和(29)。“讲₄”的语法化最先也是在假设复句中发生, 之后在类推机制的作用下拓展到表示其他逻辑关系的复句当中去的。

(四) 言说动词 > 重申标记

周娟(2018) [4] (pp. 109-119)认为, 新化方言重申标记“讲”应衍生自言说动词, 指出其演化的句法环境为“我 + 讲 + 哩 + 小句宾语”结构。我们认为, 东安话重申标记“讲₅”也和新化方言的重申标记“讲”一样, 来源于言说动词“讲₁”, 其演变的句法环境为“我 + 讲₁ + 咖 + 小句宾语”, 经过“讲₁”的重读, “我”和“咖”的先后脱落, “讲₁ + 小句宾语”就重新分析为“讲₅ + 小句宾语”。

(41) 我讲咖你不要去, 现在晓得错了? (“我 + 讲₁ + 咖 + 小句宾语”结构完整)

(42) 讲咖你不要去, 现在晓得错了? (言说主体“我”从结构中脱落)

(43) 讲你不要去, 现在晓得错了? (语态助词“咖”从结构中脱落)

上述三例在东安话中都还会说。我们可以很直观地看出, 施事主语“我”和语态助词“咖”依次从结构“我 + 讲₁ + 咖 + 小句宾语”中脱落, 最终形成“讲₅ + 小句宾语”的结构: 由于在之前的预设中, 言说主体“我”与听话者有过关于句子中小句宾语的对话, 那么在说这句话时, 言说主体“我”和听话者都心知肚明句子中的小句宾语是言说主体“我”而并非其他人说的。因此, 句子中的言说主体“我”可以省略。而说话双方也都清楚句子中的小句宾语在之前的语境中已经说过, 那么表示过去完成的语态助词“咖”也得以省略。此时, 结构“我 + 讲₁ + 咖 + 小句宾语”语法化成“讲₅ + 小句宾语”的结构来表示重申话题。

4. 余论

东安话中的言说动词“讲”已然语法化出了多种用法。在作为言说动词“讲₁”时, 表示最纯粹最实在的言说义; 作为引语标记“讲₂”时, 则是表明该小句宾语的内容是引述某人的话语; “讲₃”作为准标句词/标句词, 起到引导补语小句的作用; 状语从句标记“讲₄”则起到引介状语从句的作用; “讲₅”是重申标记, 位于句首表示有言在先或介引事实, 抒发不满、埋怨或惊讶的情绪。追溯这些用法产生的过程, 我们判断东安话的言说动词“讲”经历了“言说动词→引语标记→准标句词/标句词、言说动词→引语标记→状语从句标记、言说动词→重申标记”的语法化过程。

东安话中的“讲”还有一些值得研究的地方, 如使用频率极高的“莫讲”。“讲”还可能语法化成语气词和听说类传信标记:

(一) “莫讲”

胡乘玲(2017) [8] (pp. 121-125)讨论了东安话中的“你讲”、“你讲的”和“我是讲(唠)”。而“莫讲”在东安话中也极为常用, 主要有两种用法, 第一种是用作从句标记, 引导一个让步状语从句; 第二种用法是加强反问或推测语气。

1. 让步状语从句标记

“莫讲”用作让步状语从句标记时引导一个让步状语从句, 语气比“即使”更强烈, 带有强烈的不满或轻蔑的情感。“莫讲”还具有标定主次句的功能, 它所引介的句子在复句之中属于次句。“莫讲”在

句子中不能删去，否则句子的语气会受到严重影响。例如：

(44) 莫讲他是县委书记，(他就是)天王老子也没得用！

(45) ？他是县委书记，(他就是)天王老子也没得用！

“莫讲”具有较强的主观性，在说这句话的时候，言者认为“莫讲”所引导的条件对事情的发展或问题的解决不会有任何影响，但实际上该条件可能会促进事情的发展或问题的解决，如例(44)中的“县委书记”在后续事件发展中可能解决了问题，并非言者所主管判断的“没用”。

2. 加强语气

“莫讲”在东安话中还可以用于加强反问或推测语气，相当于普通话中的“难不成”。例如：

(46) 莫讲少咖他一个人，地球就不得转了？

(47) 莫讲要这起这样子搞好些？

(二) “讲”正在语法化成听说类传信标记

东安话“讲”正处在语法化听说类传信标记的过渡阶段，其所处结构为“他们 + 讲 + 小句宾语”，表示小句宾语所涵盖的消息或传闻来源并不明确或无需说明。施事主语“他们”并不明确，听话人无法知晓信息的具体来源。其原因可能在于，小句宾语在句末作为句子的信息焦点，说话者和听话者都更关注句子的小句宾语所传递的信息，信息来源已经不再重要。彭巧、胡继明(2022) [9] (pp. 67-74)指出，可以根据说话者对消息真实性的关注程度，将听说类传信标记“讲”在功能上分为转述类和求证类。该分类方法对“他们 + 讲 + 小句宾语”结构也同样适用。

当结构属于转述类时，用于说话者默认消息真实可靠，对消息真实性关注度较低的情况，例如：

(48) 他们讲今年一中要扩招了。

(49) 他们讲房价马上要跌了，你晓不晓得？

当结构属于求证类时，用于说话者对消息的真实性关注度较高，希望求证的情况，例如：

(50) 他们讲猪肉降价了啊？

黄维军、岳立静(2021) [10] (pp. 333-340)谈及安徽黟县方言的“讲”作为传信标记不能够添加否定词、修饰词和时体标记，“讲”前也不能出现施事主语。可以推断，由于信息来源已经不再重要，结构“他们 + 讲 + 小句宾语”的施事主语将慢慢从结构脱落，“讲”也会慢慢语法化成听说类传信标记。

(三) 东安话的“讲”可能与语气词“□[ke]”存在联系

东安话中语气词“□”可能来源于“讲”，即“讲”可能已经发展成了一个语气词，并产生了音变。原因有以下三点：

1. 上古汉语和其他方言有言说动词语法化成语气词的先例

谷峰(2007) [11] (pp. 231-236)认为，上古汉语的语气词“云”是由言说义动词“云”虚化而来的。林华勇、马喆(2007) [6] (pp. 151-159+192)在讨论廉江方言言说义动词“讲”的语法化时，讨论了“讲”和语气助词“啊”合音成“咖”的情况。黄燕璇(2016) [2] (pp. 686-694+767)在讨论揭阳方言言说义动词“坦”的语法化时，讨论了“坦”作为句末语气词的用法。这说明言说动词语法化成语气词是一条比较常见的语法化路径。

2. 语法上，“□”的用法与东安话“讲”及其他方言“讲”的用法存在共性。

1) 标记引语

东安话的“□”位于句末，可以起到标记引语的作用。例如：

(51) 哥哥和我讲今朝不要去了□。

2) 表示意外范畴

东安话的“□”可以用于表示意外、吃惊的语气，其作用与蒋协众、蒋遐(2023) [3] (pp. 51-56)所讨论的邵阳话“讲”意外范畴标记、反预期标记等功能相同。例如：

(52) 他们就来啦了□!

(53) 他又不理我了□!

3. 语音上，“□”与“讲”可能存在渊源

东安话“讲”的读音为[kan⁵³]，鲍厚星(1998) [12]记录东安土话“讲”的读音为[kɔ⁵⁵]。产生这样的差异，一方面可能是因为鲍厚星(1998) [12]记录的是东安土话，采样地点为东安县花桥街镇，语音受官话影响较小。而笔者描写的是东安官话，采样地点为东安县芦洪市镇，该镇位于花桥街镇南部，曾为县镇府所在地，语音受官话影响较大。另一方面可能是因为“讲”使用频率极高，说话人很容易被省力机制影响，舌位前移，唇形展开而发出[a]的音。

“□”的读法有三种[kan]、[kɛ]、[keɪ]，三种读音的分布位置大致为新圩江镇、芦洪市镇/白牙市镇、白牙市镇/紫溪市镇，自北向南，元音开口度越来越小，呈现的规律性与前文“讲”的语音地域分布规律一致。此外，“讲”[kan⁵³]与“□”在新圩江镇的发音仅声调不一致。“□”的三种读音所含的元音为[a]、[ɛ]、[e]和[i]，开口度依次变小。这也很有可能是受省力机制的影响。

参考文献

- [1] 方梅. 北京话里“说”的语法化——从言说动词到从句标记[C]//全国汉语方言学会. 全国汉语方言学会第十二届年会暨学术研讨会第三届官话方言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 2003: 112-126.
- [2] 黄燕旋. 揭阳方言言说动词“呔”的语法化[J]. 中国语文, 2016(6): 686-694, 767.
- [3] 蒋协众, 蒋遐. 湘语邵阳话“讲”的多功能用法及其语法化路径[J]. 语文研究, 2023(1): 50-56.
- [4] 周娟. 新化方言言说动词“话”的虚化及其制约因素[J].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8, 40(5): 109-119.
- [5] 刘丹青. 汉语里的一个内容宾语标句词——从“说道”的“道”说起[C]. 庆祝《中国语文》创刊 50 周年学术论文集.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4.
- [6] 林华勇, 马喆. 廉江方言言说义动词“话”的语法化[J]. 中国语文, 2007(2): 151-159, 192.
- [7] Chappell, H. (2008) Variation in the Grammaticalization of Complementizers from *Verba dicendi* in Sinitic Languages. *Linguistic Typology*, 12, 45-98. <https://doi.org/10.1515/lity.2008.032>
- [8] 胡乘玲. 湖南东安话中与言说义动词有关的习语化现象[J]. 南开语言学刊, 2017(2): 121-125.
- [9] 彭巧, 胡继明. 隆昌方言言说动词“讲”的功能及其语法化[J]. 重庆开放大学学报, 2022(3): 67-74.
- [10] 黄维军, 岳立静. 安徽黟县方言言说动词“话”及其语法化[J]. 方言, 2021, 43(3): 333-340.
- [11] 谷峰. 从言说义动词到语气词——说上古汉语“云”的语法化[J]. 中国语文, 2007(3): 231-236, 288.
- [12] 鲍厚星. 东安土话研究[M]. 长沙: 湖南教育出版社, 1998.